

辛实著

雪殇

中国文学出版社

雪 殇

辛 实 著

中国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3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雪殇/辛实著,一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5.10

ISBN 7-5071-0311-0

I. 雪… II. 辛…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邮政编码:100037)

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制 新华书店经销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5.375

字数:344 千字 印数 1—5000 册

定价:16.80 元

目 录

第一章	或许是苍白的躯体明丽的日头·····	(1)
第二章	咬紧牙齿 咀嚼 撕裂 ·····	(27)
第三章	弟兄杀了弟兄弟兄就死了 磕头事件 ·····	(53)
第四章	中国兵高丽兵 灵魂出窍是肉 ·····	(83)
第五章	人身上围一片破布拿刺刀捅你 八个女兵·····	(111)
第六章	当兵的不能天天打仗不打仗哭一哭可也挺好·····	(144)
第七章	两个外国上中国打架 跳出来一匹大洋马·····	(169)
第八章	吃面瓜抽黄烟咱们比一比个·····	(199)
第九章	吃猪吃出一个事件 纸马纸钱·····	(227)
第十章	歌声 祭台 又拍又楞楞拍菜·····	(253)
第十一章	九老爷子没有白胡子他说铁板就是个人儿·····	(283)
第十二章	瞧这个小九子怎么这样神气·····	(310)
第十三章	日本男人日本女人都上中国来赶大围子·····	(351)
第十四章	玉皇山坡 黑洞 掏出一座地狱之门·····	(383)
第十五章	想来世事很好笑 或许足鉴·····	(410)
第十六章	千古山河悲壮行·····	(442)
第十七章	历史 现实 未来·····	(485)

第一章

或许是苍白的躯体明丽的日头

那个小屯子不是很大，叫做白家堡子。有近百户的人家，四百多黄皮黑眼的人。养着猪、牛、狗、驴。驴叫很难听，但生动。小九子怎么都整不明白，屯子里一户姓白的都没有，却有许多张、王、李、赵，为什么叫个白家堡子，而不叫别的什么堡子。

小九子睡眼懵懂，掐着被叫做生殖器的那个小玩艺一杆一杆地滋尿，直到把吹泡滋个溜空。

忽然就傻了眼。

日本人的大洋马呜呜地跑，土路上一片尘嚣。鲜红的太阳旗在晨风里猎猎地抖着。

小九子转身就喊，日本人来了。

啪的一声枪响，打在小九子腩后的地上，戳起一杆烟，吓得小九子差一点掉了裤子。

一枪就把人心干个稀烂，狂跳不止。

太阳升起来，一片明媚。没有风，没有云彩，是一片瑰丽的人世。

黄皮肤的日本人把黄皮肤的中国人挨门挨户一个不漏的赶到大墙下面。黑眼瞪着黑眼，舌头舐着白牙。

黄皮肤的日本人手里端着刺刀，刺刀下面有一个叫枪口的小

孔，叭勾迸出一颗子弹，能打死人。地上架着机关枪，枪筒子很粗，蓝瓦瓦地很亮。

黄皮肤的中国人手里任啥没有，一群秃爪子队。老娘们怀里抱着光腚小孩，小孩嘴里塞着奶头子。

没啥声音。想哭的不敢哭，想叫的不敢叫，像一堆活木头。

大山谷一片空寂。

构筑成一个强烈的反差。

火药是中国人发明的，现在，让人家拿来装进枪管时刻准备杀死你。你不能无动于衷，忧伤、悲哀也没有用处，没人可怜你。更没有人赞美火药、赞美你。

世界没有良心。

小九子手里拿一块苞米饼子，一口一口地咬。苞米面渣子沾在白牙上。他瘦小，挺黑的，牙却挺白，嘴唇子鲜红。苞米饼子是临被赶出屋子时候，顺手抓的。日本哥们太损了，不够意思，人家吃饭的时候也来捣乱。

中国人木讷讷的，不知道日本人要干啥。看着日本人的枪刺和枪筒整不明白东洋人咋就喜欢玩那玩艺。那是多好的钢，拿来打镰刀、打锄头、打铧子，能使多少年？

日本人不吼也不叫。他们拿斧头把牛砍死，砍掉的牛头在地上流眼泪，眨眼睛。拿刀杀猪，杀的刀口直冒血沫子。然后架起大锅，往锅底下架大样子，煮肉煮汤。肉鲜嫩，汤上面一层油。

庄稼一片浓绿，黑土地每年一茬好庄稼，结出果实，给人们吃，让人们活。黑土地不亏待人，只要汗水浇灌，就能收到饱满的籽实，让庄稼人心醉。五月的风暖暖的，撩着庄稼叶子，沙啦啦地响着。

日本人吃肉喝汤的时候，没忘了给军马吃好的东西。他们拿镰刀割青苗喂马。割得庄稼人心里疼得要死。

吃饱喝足之后，日本人就躺在草地上睡觉。只有少数执勤的日

本兵站岗，不准中国人出入。中国的男人蹲在地上抽烟，飘一缕缕的白烟，亮着愁苦的眼睛。老娘们背过人去，蹲在墙根，露出雪白的屁股，哗哗地尿尿。

太阳就走了，赶着去照耀西方的世界。

清晨，日本人围村的时候，同时派出中山中队驰向大岗子沟里。沟里没有人，有一片大烟地。那片大烟地是三十二军种的。三十二军的官兵不抽大烟，他们种大烟的目的不是为了抽。整个满洲被日本人占领了，三十二军的抵抗是极其艰苦的，不仅缺少武器，特别是重武器，也缺少医药。大烟是最好的止痛药。每一个中国士兵，只有在负伤的情况下，才允许服用。

日本人就派兵到处去打大烟，用榆树条子把大烟苗子抽烂，满地光秃秃的，像被狗啃过的秃头。有一小队的日本兵跑到大岗子沟里去打大烟，去了就再也没有回来，让三十二军警卫旅的兵给打得一个没剩。

下午，中山中队的兵回来了。中队长中山大尉向大原部队长报告说，整个大岗子沟里一片沉寂，没有发现一个支那士兵。

大原部队长没说什么话，只做了一个类似游戏的手势，中山大尉就抓起一挺机关枪。

中国人几乎什么都没反应过来，机关枪就响了。

顿时，长白大山的这条大沟里响起了一片惨叫。

是悲哀的轰鸣，一曲悲惨的死亡奏鸣曲。

在死亡奏鸣曲里，老人和孩子，母亲和婴儿，情侣和夫妻，来不及看一眼他们生存过的蓝天和土地，群山和河流，就不再呼吸，走向地狱。

这就是震惊满洲、震惊中华、震惊世界的白堡惨案。

日本人像游戏一样屠杀了白家堡子，中华土地上的这个小村

的第四百零八名无辜的平民。他们死亡的时候，或许还充满着渴望，充满着对这个迷离世界的幻想，希冀着静态与躁动。

拿枪的人，跟不拿枪的人开了一个玩笑。发明了文明的火药者，被文明杀死了。

屠场是一个斜坡，那堵大墙在矮一点的地方，墙根的土被人血润湿了。如果画家作画，是一个美的颜色。美同丑恶永远是相连的，如快乐同悲惨一样。

小九子醒来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人了。日本人走了，剩下的只有中国人的尸体。四周空旷，大山显得特别高，河流里呜呜的水声比往日要响。

小九子痴痴地往前走，他不知道往哪儿走，也不知道去干什么。他是一个漏网者，日本人的机关枪一响，他就晕倒了。当日本兵检查尸体，拿刺刀捅死还在挣扎的那些人的时候，也没有捅到他。

破褂子被夜风吹着，呼呼啦啦丢当着破布。破布里裹着的，是一个有男人生殖器，标示着他的性征的站着撒尿的人。

一个中国小爷们。

小九子就骂，说弄你个祖宗的日本人，老子往后就是日本人的九老爷子，就是你们的活爹。

没有人来得及悲哀。悲哀的事连续发生。

一个月之后，柳河县副县长片山秀治又制造了柳河教育惨案。七十三位优秀的中小学教师被集体屠杀了。罪名是反满抗日，因为他们拒绝在学校里教授日语。这些中国教师死得更惨。他们不是被装了火药的枪弹打死的，是让狼狗一个一个咬死的。读过早稻田大学的日本人副县长片山秀治说，这些中国教师的良心全都坏

了。他们的心病会传染给别人，因此就得让狗给掏出来。

片山秀治瘦瘦的，鼻梁上架一副秀琅镜架，显得很文静。

这个文静的日本人副县长在看狼狗撕人的时候很悠闲，如看莎士比亚的一幕戏剧。

那是在柳河县城外的罗通山坡上。罗通山很美，生着一片一片的红松林，间杂着白桦和青杠柳，还有橡树和椴树。高大、挺拔、秀气。屠人的草地上开着一片片野花，火爆的、淡雅的、半淡半艳的，都有。大山谷本来是幽静的，被狼狗的喧嚣和中国人的惨叫弄糟了，弄得很丑陋，失去了温馨与和谐。

黄皮肤日本人的狼狗训练有素，它们在撕碎黄皮肤的中国人的躯体掏出他们的五脏的时候，只是用尖利的齿去撕咬，并不吃。人肚子被撕破的时候，冒一股元气，接着喷出血柱，溅在狗脸狗头上。狼狗便猛一摇头，人血就洒满了花瓣，更添了色彩。

片山秀治副县长就摘了那些带血的花朵，编制成一个花环，戴在狗脖子上。下山的时候，他就牵着那条狗。那条狗有黑色的脊背，黄色的腋毛和灰色的蹄爪。高昂着狗头，竖着两耳，像真正的士兵一样威风。

接着又发生了抚顺的平顶山惨案、辽西的帽盔山惨案和黑龙江的双城堡惨案、绥河惨案。狼犬和铁蹄在中国的大地上走，踏着中国人的血迹。

中国人只有自己救自己。

这个人穿着一身整齐的绿布军装，同样绿色的帽子，上面缀着一颗五角星。五十码的鞋，能装几升粮食。打着裹腿，扎着皮带。一米九十二公分，中国人中的高个子。年不及三十，眉下一双大眼，能够睥睨世界。斜挎双枪，横握马刀，雄姿英发。

他就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的军长，年轻的中国将军杨靖宇。

队伍行进的时候，靖宇将军的栗色战马飞驰在警卫旅的马队中。紧随着他的，是三个贴身的卫士聂东华、朱文范和王传圣。

艳红的军旗如一簇火。

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是一块肉。

九·一八之后，马占山将军抵抗过，李杜将军抵抗过，唐聚伍将军抵抗过，中国民众的大刀会抵抗过，甚至连啸聚山林的傅殿臣部也抵抗过。但是，他们失败了，很惨痛地失败了。

现在坚持抵抗的，只有三十二军了。

中国的三十二军声名赫赫，同它的军歌《义勇军进行曲》一样响亮。

当时，在满洲，有一百九十二位日本将军和他们所部的士兵。到处响着《君之代》的歌声，悠扬而欢快。但是，九十万平方公里的关东土地上，同样响亮着中国人的《义勇军进行曲》，悲壮、激昂，鼓舞着为了捍卫自己的神圣国土、生存和自由的人们勇敢地走上战场，去战斗、去流血、去死亡。

有一匹战马向前飞驰。追上靖宇将军的时候，向他递送了一份紧急报告。将军勒住战马，栗色的战马仰着头，打着咳嗽，眼睛很亮。这匹战马是从八千战马中挑选出来的，驰骋起来蹄疾如风。

将军把报告递给政治部主任宋铁岩将军。宋铁岩将军很瘦，瘦得差不多像一副衣服架子。高高的个子，但是比军长要矮。剑眉下，是一双犀利的军人的眼睛。

报告陈述了这样的意思：大韩独立军十八师崔中柱师长的部队在大罗圈沟被日军大原部队和满军邵本良旅包围，请求救援。报告上面画着三个加号，是紧急的标识。

两位将军迅速作出决定。

一师参谋长程斌接到命令的时候，立即调转了马头。但他停留了一刻。这个敏锐的军人需要思索，需要决断。大罗圈沟离他现在所处的方位最近的路程有 70 里。军长的命令非常明确，一定要实施最有效的救援，办法你自己想。这样远的路，驰援是很困难的。没准不等他的队伍赶到，高丽哥们就再也没有机会在一起喝酒了。

战马鸣了一声，用前马蹄子刨着地，刨出一个很深的蹄印。马背上是一位年轻、秀气的军人。一位战功卓著的师参谋长。

他快捷地下达了命令：打热水河子。热水河子是满军第七混成旅的大本营。旅长邵本良少将是大原部队长的合作者。邵本良不是一个傻瓜蛋，他绝对不肯丢掉大本营。丢掉了地盘，他在什么人眼里都会一钱不值。这位矮个子、胖墩墩的满洲将军曾经是中华民国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将军的部下。日本人给他人、枪和票子，升他的军阶，他笑眯眯地接受了，成为日本人在满洲东边道地区忠诚的合作伙伴。

中国的夜空似乎永远都那么明媚，同这块东北亚大陆的黑色土地一样温柔、可爱。

枪声和炮声响成一片的时候，温柔和可爱一齐变得狰狞、丑陋。

柳河不是一个很大的城，但它是满洲东部地区的一个重镇，距离吉奉铁路枢纽梅河口只有几十里路。

三十二军攻城的部队像潮水一样冲向城墙，企图用炸药把坚实的城墙炸开。但是，好几次冲击都没有成功，城墙也没有炸开。

日军守备队顽强地抵抗。他们凭藉坚实的城墙居高临下地用机关枪扫射，中国军人成片地倒下，他们的鲜血润湿了泥土。

月光朦胧，星光朦胧。看不清中国人的黄脸，也看不清日本人的黄脸。

黄脸的族类用枪口来赌他们的命运。口号是非常响亮的。一些人是为了一个共荣圈。另一些人是为了黑色的土地。共荣圈虚幻而又充满了诱惑和荣誉；黑土地坚实而真诚。

南北头炮兵排长鲁景明的黄脸苦巴巴的，用一双小眼睛盯着日本人喷火的枪口。很多人不叫他的名字也不叫排长，喜欢叫他的外号，这是一种亲切和友好的表示。他自己非常愿意接受这个外号，听起来他就振奋，就来劲。炮兵排长部下有12名炮手、副炮手和弹药手。他们拥有三门六〇炮。中国人把这种小口径炮叫抬杆炮。炮兵排长也就有了这个不能算雅的外号。

现在他只有两发炮弹了。

传令兵在传达旅长命令的时候好像他本人就是旅长。旅长的命令是：抬杆炮，你舍命也得把城墙轰开。

城墙很厚，每一块砖都有几十斤重。仅用两发炮弹是轰不开的。

抬杆炮就蹲在地上瞅着城门。黑洞洞的城门包着很厚的铁皮，用六〇炮打，也没有把握。现在，唯一能打的就是两扇铁门中间的门线，用炮弹的推力，把串门的木杠子打断。这需要极高的技术，这简直就是艺术。

抬杆炮在发射那两枚炮弹的时候，心情很平和。夜间，又没有仪器，他只能用他的眼和心来测算。他知道这两炮的份量，那将是血和肉的份量，是生命与尊严的份量。妈啦一个鬼的，老子要整你一下，整你日本人同样找不着一个北。

两发炮弹射出去了，打在门线上。

抬杆炮听到了士兵们的一片呼喊，看到了涌动的人流。

他就坐在地上，拿纸卷了一根烟，叼在嘴上。但是没划火点燃，

那是纪律，不允许。

此处月夜也朦胧。朦胧得温馨而宁静。

程斌叉开两腿站在热水河子山上，俯瞰邵本良的大本营。热水河子是一个大的集镇，有上千户的人家。邵本良的大本营建筑在背风向阳的山坡下面，推八门的易师说那里是一块风水极佳的宝地，铜帮铁底。

有明明灭灭的灯光，像中国人的心血一样，滴滴滴滴。几声无力的犬吠和牛鸣，哀哀的，说明那个镇子和镇子里的人还活着，没有全都死去。但是，活得不好。

年轻的师参谋长笑的时候很漂亮，脸上有两个酒窝，这是男人少有的。

三营长崔志新说，没有重武器这个地方很难打。大墙和岗楼都是钢筋水泥的，子弹和手榴弹打上去顶多打个白印。

探照灯的白光幽幽地，白森森地照向山坡的松树林。只是照照而已，并没有什么人认真地观察树林里有没有人。铜帮铁底的堡垒给这些满洲军以安全感。他们不相信三十二军会来打他们，即使来打，他们也不怕。

满洲军的岗哨在宽宽的墙路上来回游动，肩头上挎着被叫作枪的家伙。那里面装有子弹，放出来有清脆的响声并且流血或死人。大墙上面，每隔几十米就有一个岗楼，同地面的一样坚固。岗楼里面有灯光，很亮，有人唱歌，是民间的小曲。不是每个人都不快乐，都想死。战乱的年头，士兵的日子比民众的日子要好过。他们的手里头有真正的家伙，民众没有。没有真家伙的民众在武器面前很苍白，很悲哀。

程斌对这一带很熟悉。山坡的那一面有一个小村，村里面有一家夏家烟火铺，是制造和出售鞭炮的。

他就给三营长下达了命令，让他带领士兵去弄炮药、水桶、钉子和绳子。并且，特别强调要弄到马掌钉子和铍子铁。

三营长不明白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处，程斌说他要制造重武器。

三营长崔志新说，没有铁桶，木桶行不行？

程斌说，行。

到处是黄脸人的尸体。中国人的、日本人的。

这两具尸体很生动。他们倾斜地站着，像一个马架子。彼此的刺刀洞穿了对方的胸膛，刺刀的尖从他们的后背穿出。火光照耀着他们狰狞的黄脸和带血的牙齿。

一个中国士兵和一个日本士兵。

泰记米行的门前停着一长串大车。牛车、马车和骡车。

三十二军的士兵们兴奋地奔跑，从米行里扛出米袋和面袋往大车上装。

米行的老板和他的年轻老婆大哭大叫，说这是什么世道、什么天理啊，三十二军怎么跟胡子一样来了就抢？

在商店门前，他们也同样往大车上装布、装盐和日用品。

不是秩序井然。简直是乱七八糟。老百姓满街到处乱窜。在店铺的门前有人喊，中国人怎么自己抢自己？

将军给警卫旅长苏奉生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是：不管上天入地，你也要把片山秀治和滕田这两个人抠出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将军下达这个命令的时候，眼中冒着火一样的光亮。

这是一个死的命令。

曹国安师长的传令兵报告说，已经占领了县公署，并且捉到了满洲军第七混成旅二十四团团团长署理柳河县长杨文普。

将军的栗色战马像旋风一样驰去。他的身后，紧随着他的卫士。

县公署是从前中华民国的老县衙门，但是没有了那面象征共和的旗帜。

将军的战马几乎同时四蹄腾空而落。

将军跳下战马，把马鞭子交给卫士。他整理一下衣帽便踏上了石阶。门口站岗的三十二军士兵向他敬礼。

县衙大厅空空荡荡的。只有几个人。三十二军的曹国安师长和满军第七混成旅二十四团上校团长杨文普，他同时被委任为柳河县署理县长。再几个人大约是他的佐僚，什么署长、局长之类。

曹国安师长坐在正面，那些人站在侧边，有的人，样子很害怕，大约不知道三十二军会怎样处理他们，担心会不会吃一颗子弹什么的。

曹国安师长向军长敬礼的时候，杨文普团长也同时敬礼。其余的人鞠躬行礼。

将军说，曹师长，你怎么坐在那个位置，想过官瘾吗？

曹国安师长让出那个位置。

将军一指杨文普，说你请坐。

杨文普迟疑了一下，大约他是一个军人，有执行命令的习惯，便走过去坐下。

将军一笑，说，各位请坐。很潇洒。

他的卫士的样子也让人放心。每一位卫士都精神抖擞，但很平和。

这使那些人不再心动过速害怕死了不能再活。

将军的马靴上有泥，他让卫士找一块抹布来擦干净。他是一位整洁的将军。

他对杨文普团长说，你很快就会见到一个人，一个熟人。

片山秀治和守备队长滕田很快被带到了。这两个人的形象并

不狼狈，衣服整洁，手上带着白手套。没有血，身上没有血，手上也没有血。

这是两个制造柳河教育惨案的人。

将军对片山说，你读过书吗？

秀气的片山回答说，他毕业于早稻田大学。

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

滕田守备队长在唆使那些狼狗撕碎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胸膛之后，命令把人的心和肝取出来，他同他的士兵一起把那些人心、人肝，煮着、炒着加盐加糖和胡椒粉，嘎吱嘎吱地吃了，并且说很香很脆。

这位少佐来自日本的帝国陆军大学。

将军在抽出战刀之后，斩断了一只桌角，使桌子的四角变成了五角。

他下达了一个命令。

那个命令同样很残酷。

以牙还牙。将军说日本人怎么整我们中国人，我就怎么整他，不然我就不是杨靖宇。

这使杨文普团长和他的僚属心颤，并且形诸于色。黄脸失血，变得惨白。

将军骂了一句，说这些小日本子，老子整他的祖宗八代。一想起同胞的惨死，年轻的将军心不能平。

那些人更加紧张，有的人恨不得撞墙去死得痛快一点。

但是，将军很快使他们平静了下来。

将军摘下帽子，把他的长发向后一甩。这个动作很干净、利索。他把军帽抛在桌子上跟他们说，我现在提出一个口号，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各位以为如何？

那些人几乎同声说好。

他们本以为死定了。将军说，这将是三十二军的一项政策。
这策略把他们救了。

有些人就流下了热泪，向将军表示他们的忏悔。

将军说，很好。把手一挥说各位请坐。

人们便开始坐下来说话，不再那么紧张。他们知道，他们是不会死了。

活着是生动的，美丽的。人世的阳光在任何时候都要比地狱的黑暗要灿烂。

片山秀治副县长和滕田守备队长正在走向地狱。

这地狱使他们惶惑，但这是他们自己用鲜血筑造的。

卫士们用刀子先割下几片片山和滕田的肉丢进狗圈。狼狗们争着抢着吃了。然后他们就把剥光了衣服的片山和滕田推进去，“咔嚓”锁上了那把带着亮光的铁锁。

狼狗们嗅到血腥，疯狂地扑向它们往日的主人。

狗并不认识人，它们只认识血肉。

片山和佐滕在被狼狗撕碎的时候，同样跟中国人一样挣扎、抵御、呼号。他们只有在面临死亡的那一刻才恢复了本源和属性。

当苏奉生旅长走进大厅的时候，满洲军团长兼县长杨文普呆呆地站起来，有些羞愧。他们曾经是黄埔军校同期的同学。彼时风华正茂，现在也风华正茂。但是，他们是敌对的营垒。

但是，苏奉生很快就同他亲密起来。他同他亲密地握手，拍他的肩膀，唠很近边的嗑。

大厅里便有了爽朗的笑声。

将军用手指叩着桌子，说，够了，二位先生。你们这么亲密让我嫉妒了。